



# 感應記實

李孟泉

浪跡人寰  
愧無操履。

然尙蒙佛陀大慈，垂手攝受。想來：真是愧作萬分，欣慰萬分！

二十年來，由於稍涉教典，故對於佛教教理之博浩精深，以及佛陀之人格偉大，自是崇敬無極，讚嘆不置。但每聞有關佛教教友之感應事蹟，因為筆者未獲親見，故從來不願隨合群衆輕聽盲信。

兩年來，回轉頭來，再接觸佛教的生活環境。詎知感應事蹟，竟爾落到自己眼前。於是乃得證實「有感斯應」之理，確屬「真實不虛」也。

謹從實筆記數事於後，以為感應事實之一證，並表達佛菩薩恩德於萬一耳！倘仍有人懷疑於「感應」之事理者，則請究明「冥感冥應」，冥感顯應，顯感冥應，顯感顯應」之道理！

(一)  
四十四年底，筆者調職本省南部。蒙一位僧寶之慈護，介紹我投居了一個寺廟，而得素食之便。於寺中我認識了一位養病的×孟蘭（諧音）先生。（姑隱其名，以全其譽）。

孟蘭君年三十餘，有兄一人，不務常業。姊七人，皆本省富賈。妻氏某，於其病後逃匿。該君於日據時代，曾任偽警局之刑事，特務等工作。勝利後，並參加一二二八

之變。後習木工，生活尙稱安定。

四十三年春某夜：該君忽覺手足痠痛，竟得癱瘓症。經其姊等出鉅資，於臺北等地就醫，均告無效。不得已，乃送寺中休養，以終餘年。

余見其四肢殘廢，不能轉側，問之於人，知其於日偽時代，仗勢欺民，並曾殺害，積孽頗重。乃認為其病，當係得之於因果，非藥石之所能治。於是遂勸其從事佛法治療，以觀效驗。

自當日起，每日暇則攙扶該君至佛殿中，朗誦觀世音菩薩聖號，力求懺悔。禮念之誠，往往汗流夾背，聲淚俱下。僅及百天左右，而其手足復原，動作如常人矣。僅左手因曾受槍傷，一時尚有兩指未痊。

後以寺中老幼男女嫌其身形污穢，時對筆者怨阻。並對該君責罵。不得已，乃終止功課。後不及兩三月，乃患精神病焉。

此一事實，來往該寺者，莫不知之。該君現仍住寺內，寺中皆在俗男女。惟寺名不便指出。

（筆者以為：該君曾經殺傷無辜民衆，現因功課終止，冤鬼乃得乘隙再來報仇。因而又得精神病了。該君病發時，往往指罵自己名字，若有人與之理論者。可見有鬼是實）。

(二)

筆者於投宿之處，結識了一位某老居士。（姓名不便揭出）。老居士今年已五十餘歲，一生曾遍歷大陸各地及日本。歷任不大不小的官職多次。飽經滄桑之餘，乃於去（四十五）年時時來往寺中，研求內典。一年餘通背達旦，勇猛精進。用功之切，使余殊深感佩。

去年底，伊即已有出世志。適值屏東東山寺傳戒，余曾勸其前往。後被兩位穿香港衫西裝褲擁妻抱子的「師父」，勸阻作罷。

參個月以前，伊始如夢初醒，深悔自誤光陰一年。懇余商請某法師，欲投門下剃度。不料得法師慈允之後，老居士來函透露，伊竟精神恍惚，無法如願前去。——該函略稱：

「……自從回到此地，不知怎的，……精神很有點怪樣。昨天我就決心禱告，聲明暫不離開此地。說也奇怪，……立刻就精神感覺寬鬆了。身體也回元了。您說迷信嗎？但我覺得很清楚。……請您轉告某師，我暫時不能去。……過幾天回去再詳細向您說明吧！……」。

——舊歷閏八月十六日函。已轉致某師。

讀過來信：我覺得他的此一境界，不啻發生了魔障。師欲攝受，徒欲投往，而當臨行之際，竟覺精神異樣。一經聲言不去，病狀立刻消失。如此情形，非魔而何？

惟修行者，一遇此等境界，必須痛自懺悔，發大願行。誓死突破此關，才有幾分去路。如以為後退一步反覺安適，如此自縛自梏，則生死海中出頭不易矣！

該老居士，近已不復回山。現正奔走競選議員中。競選議員一事，以「世間法」觀之，固應稱賀。若以「學道」而論，則不免又是一障也。

老居士曾對筆者表示：他已是「富貴於我如浮雲」。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此不過「無心為之，而為之」罷了。但筆者以為：「為而無為，無為而為」，此乃是大菩薩境界。我輩凡夫，何敢出此大言？

古德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出家」一事，不僅須有大智大勇，而尤須宿植善根，深種福德方可。願有志者，勉之！

(三)  
家嚴燦之公：性情剛凜，對子女尤嚴肅。故筆者從未敢以信佛一事進勸。

今年春：余念親年已邁，再不信佛，勢將無日。乃於寺中佛前跪誦「普門品」，祈求菩薩加被家嚴早日信佛。僅誦至壹千卷，而老人家已喜讀佛學書籍，淡於世法矣。三個月以來，已讀完釋迦佛傳、佛法概論、佛法導論……等數十冊。

惜余體弱事繁，否則，實應持誦更多之經咒，以期更大之感應加護也。

贈書  
茲有本刊旅泰名譽社董廖心祥居士托代贈送一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二十本五冊，來書不多，欲請從速，贈完為止。

上期刊贈「到光明之路」業已全部被索一空，請勿再函索。